

| 第一年 進城 1995 | | 第二年 回歸 1996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---|
| 第一章 Fragrant Harbour 1996 | | 第二章 橋內的風景 1997 | |
| 1 | — Fragrant Harbour | 1 | — 走路 |
| 2 | — 二零三八年九月某天 | 2 | — 裂縫 |
| 3 | — 港式飯盒 | 3 | — 入口 |
| 4 | — 一千層 | 4 | — 影子戲 |
| 5 | — 香港人的家 | 5 | — 作者已死 |
| 6 | — 旺角旅館 | 6 | — 寄居 |
| 7 | — 古墓與學校 | 7 | — 是它也是自己 |
| 8 | — 不存在的皇后 | 8 | — 荒謬 |
| 9 | — 斜了的香港 | 9 | — 地獄與天堂 |
| 10 | — 百分之三十二的意義 | 10 | — 出路 |
| | | 122 119 115 110 103 098 091 087 082 076 | 009 |
| 第三年 預言 1997 | 241 | 後記 | 234 230 226 222 217 213 207 202 198 192 |
| 第三章 再回到這裏來 | |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翻譯的迷失 | 127 |
| 1 — 記錄我與她 | | 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八日 悼念一個人 | |
| 2 — 第一人稱 | |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我不會再在 | |
| 3 — 命運的交錯 | | 課堂上睡覺 | |
| 4 — 露台上 | | 二零二三年一月五日 謝謝你的課 | |
| 5 — 今晚食乜餸 | |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年 | |
| 6 — 把生命逐點逐點削掉 | | 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日 尚未完結 | |
| 7 — 被看的人成為風景 | | 二零二三年九月十四日 沿路的風景 | |
| 8 — 吃一頓二人飯 | | | |
| 9 — 記錄無用的自己，自己的無用 | | | |
| 10 — 一切從未開始，卻就此結束 | | | |
| 終結 — 我已分不清真假 | | | |
| 357 348 342 332 327 320 316 308 302 294 290 | | | |
| 380 378 376 373 | 371 368 366 | 366 | |

| 第二年 回歸 1996 | | 第二年 橋內的風景 1997 | |
|---|----------|---|----------|
| 1 | — 走路 | 1 | — 走路 |
| 2 | — 裂縫 | 2 | — 裂縫 |
| 3 | — 入口 | 3 | — 入口 |
| 4 | — 影子戲 | 4 | — 影子戲 |
| 5 | — 作者已死 | 5 | — 作者已死 |
| 6 | — 寄居 | 6 | — 寄居 |
| 7 | — 是它也是自己 | 7 | — 是它也是自己 |
| 8 | — 荒謬 | 8 | — 荒謬 |
| 9 | — 地獄與天堂 | 9 | — 地獄與天堂 |
| 10 | — 出路 | 10 | — 出路 |
| 122 119 115 110 103 098 091 087 082 076 | 009 | 234 230 226 222 217 213 207 202 198 192 | 127 |
| 後記 | 241 |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翻譯的迷失 | 127 |
| 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八日 悼念一個人 | |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我不會再在 | |
| 課堂上睡覺 | | 課堂上睡覺 | |
| 二零二三年一月五日 謝謝你的課 | | 二零二三年一月五日 謝謝你的課 | |
|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年 | |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年 | |
| 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日 尚未完結 | | 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日 尚未完結 | |
| 二零二三年九月十四日 沿路的風景 | | 二零二三年九月十四日 沿路的風景 | |

1995

第一
年

進城

1996

極酷熱的早上，迷茫地看阿姐洗地。

想不到第二天竟然是這樣。

明明出門前已在家中看過最新九四年版本的地圖（之前那本八六年的是升上中學那年第一天放學後自己去文具店買的，也是我第一次自己去文具店買嚼），之前也實地去到67M的巴士站確定它在福來邨外面哪個位置，又打電話去九巴熱線問清楚班次時間，但今早去到巴士站，所有號碼的乘客形成蛇餅陣，我便馬上大亂陣腳。一堆搭錯車、遲大到、錯過開學禮等等畫面在頭上猛轉。

我傻得走去問正在洗地的阿姐：「67M巴士是不是在這裏上車？阿姐不理我，繼續洗地。也是的，我搭錯車跟她洗的地根本毫不相干。」

一陣二手煙飄來，一個看似跟我年紀差不多的男生，口裏噴著煙，問我是否入屯門？其實搭53也可以。突然一眨眼，一架53號就出現在眼前，好像是他叫喚來那樣。他丟了煙，指了指，說可以上這架，沒錯的了，還打了手勢讓我先行，神推鬼摶那樣，我竟然真的跟他上了車。他走到上層，我沒有跟，坐在下層最尾，心裏一直在焦急，為甚麼上了53號而不是67M。不過現在後悔已沒有用，在進入青山公路深井

段時，我把車窗開盡，企圖欣賞一下海景。海邊的空氣比在荃灣市區的清新一些，可是前面的乘客好像不喜歡風太大，把車窗關上一半。

半個窗的風也好吧，正好配合我今天不上不下七上八落的心情。

新買的CD機雖有防震功能，但巴士的顛簸還是偶爾把歌曲打斷。在入大學的第一天，聽陳珊妮就最合適。那是去年買的陳珊妮的第一張專輯《華盛頓砍倒櫻桃樹》。台灣歌手陳珊妮看來沒有半點娛樂圈的味道，唱碟封套也沒有賣弄樣子的照片，基本上她包辦全隻大碟的曲詞及製作，連插畫及造型風格等都能夠自由發揮，而簡單的樂器編曲組合起來卻一點都不簡單，一聽她的音樂就知道她是一個勇於創作獨立而堅定不移的女生，歌詞常以日常生活題材去反思傳統價值。「身為一個美人魚要很努力，因為經過的王子們會嚴格要求你的美麗」¹。真是一針見血！

無可否認開始大學生涯我是心神恍惚的，需要一些否定常規的力量。而且我也沒有認識的好友一起。又何況，我從來未去過屯門。

被風吹到頭髮打結。後來，巴士停在一個頗荒涼的站，一座明顯不是小學或中學但又看不出是甚麼的建築物，除了球場，一個人一輛車也沒有。上層有十來個像我那樣傻頭傻腦但裝作冷靜的人衝下來，有幾個下了車又馬上猶豫了，以致隨後的幾個也塞在下車處，幾個站在樓梯間，包括那個叫我上車的男子，進退不得。我四處張望，

心裏明明知道應該未到目的地，卻還是禁不住緊張起來，抱緊背包想起身。

司機大叫：「係唔係去嶺南呀？未到呀！去嶺南的全部上返來！」

眾人乖乖安頓好後，司機又重新開動。那是我見過的最好的巴士司機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那個站原來是海事訓練學院，而不是嶺南學院。

又原來，整輛車滿載著的，都是前路未卜的嶺南人。

直到司機再次大叫：「嶺南同學落車！」全部人像被趕的小學生那樣驚慌失措地魚貫下車，包括我。

車站明明就在學校對面，但相隔了四、五條行車線，過馬路處卻離得頗遠，所以必須走一段U型的冤枉路。真不知是誰的「精心」設計。

從巴士站那邊看過去，我只見到一堵圍牆，中間一道鐵閘，如進入屋苑大廈停車場的那種，閘後是一座橫向的三或四層高的建築物，穿過建築物的樓底，後面便應該是幾幢矮小的教學大樓（或應叫作「小樓」？）。

那個一同在荃灣上車的男生從後追上，在我身旁又點煙。我都說53號無錯啦！他問我站著看甚麼，我說從對面馬路欣賞一下第一次見到的學校。他嗤的一聲笑了，說明天後天大後天以後天天都可以看啦。我想這就是近年《男人來自火星，女人來自金星》那本書大賣的原因。

頭頂的太陽失了常地發功。我環看四周，除了草叢和鐵絲網，大學附近簡直是空無一物。沒有住宅、沒有食店，與世隔絕般，仍未完工的嶺南學院，感覺是空降的宇宙棄嬰。

我們也許就是棄嬰內的細胞，隨便野蠻地繁殖，或出人意表地變異，也難以被發現。

這跟大學校長在空地上發表的演說非常配合。「你們應該慶幸今天能到來這裏，不要妄自菲薄，不要自覺不如人，這裏雖然偏遠，但你們看那全新的校園、開揚的圖書館和飯堂、即將啟用的游泳池和體育館，還有未來幾年計劃會陸續興建的宿舍，全都是屬於你們的。」

聽來已是一番令人心酸的說話，只差輕拍肩膊說出安撫的一句「唯有振作吧」。

我看看四周，大部分人不是無動於衷，便是熱得睡眼昏昏。大家真的自覺不如人嗎？不情不願地接受了這個不能在親友面前揚威的學位？

那一眼就看完的教學大樓，只得四座，每座只有四層。回頭看看大門入口處，53號男子與地盤工人一起坐在樓梯級抽煙聊天，興高采烈地像是老朋友重遇。談趕工情況？談入大學的心情？恆生指數？今天天氣真熱？

這是大學的第一天。不知三、四、五十年後還會不會記得？

後記

其實這是後補的日記，今天已經不是九月十五日了。因為電腦科要我們學中文輸入法，練倉頡，更要交打字功課，我不想對著練習本死板地打那些無意義的字，又不想跟報紙打新聞，於是想到可以寫日記，或者叫偽造日記，後補日記、散文記事甚麼也好，一方面可以交功課（會不會因為這樣的內容導師對我另眼相看而給很高的分？），一方面可以記下大學的生活，一舉兩得。不過我還是喜歡用日記簿、原稿紙寫東西，有時畫下一些心情小圖畫，有時可以看到被刪去的部分原來也有保存的意義，打字就沒有了這樣的效果了。哈，想不到，我已是大學生了！

¹—來自陳珊妮《華盛頓砍倒櫻桃樹》大碟中《聽美人魚唱歌》

一九九五年十月十日

炎熱。尚未有秋意。

倉頡真的不易學，想不到大學第一樣要學的東西已令我感討厭。倉頡啊倉頡，你是傳說中的神話，有雙瞳四目（還是六隻）？造字對你來說當然容易，不過字義字意，是不是過於複雜或簡化，後人未必認同也只能照單全收。我對這種輸入法毫無感覺，退而求其次，學速成去了，導師不會看得出來吧。

對了，蒙混過關這四個字，最好用來形容這幾星期的大學生活。人家說大學第一年是蜜月年，即管去上莊四出識人甚至走堂去蒲吧。我想不到的是原來課堂也排得相當滿，我還多報了日文，星期三的堂就由早上九點排到晚上九點，因為電梯還未能使用，整天就在幾幢教學大樓跑上跑落，教室的號碼和導修地點又時有出錯，十分折騰，跟我想像的所謂蜜月相去甚遠。

在校園也碰過幾次 53 號，原來他在中文系，是最尾的志願，說時一臉苦笑。原來他已經第二年，去年入讀時嶺南仍在司徒拔道，學校格局跟新校舍很不同，而且他轉了系。是否讀不上或是受家人意見左右他沒有說，只說肯定有點不習慣，而且每天從筲箕灣的家去屯門也真夠遠。

至於我自己，可能因為不是經聯招而是自行報名面試考入的，所以對於百分百投考成功感到非常開心，雖然錯過了迎新日，幸好不少同學可以說是一拍即合，甚至有相逢恨晚的感覺，這方面很值得慶幸。而且家住荃灣山上，雖然要先乘村巴到福來邨才能轉乘入屯門的車，但車程來說也可以接受。所以對於 53 號的感嘆，未能體會。

53 號說在中文系未識到甚麼談得來的朋友，故約我吃午飯。與不認識的男生一起吃午餐，生平也是第一次。而且今天是我的生日，系裏的同學不知道，我又不想主動告訴別人，想起以往中學時代的死黨總是會去卡拉OK 大肆慶祝一番，心情隨即跌 watt，所以聽到他約我，便口快快答應。但隨即又馬上後悔。

飯堂門口有不同的電訊公司在推廣傳呼機開台服務。每人一個傳呼機好像是大學生的指定身份證，比學生證更實在。否則即使在小小的校園約人也很難，當然更怕的是別人找不到自己。

找不到自己真的很可怕嗎？我其實不想做一個隨便被人找到的人，或者隨波逐流的人。

看到我系的人圍在一枱，忽然就全身冒汗尷尬萬分。我站在水牌前等他，身旁不停有人穿插而過，同學問我決定吃甚麼那麼難嗎？今日特餐螢光豬扒飯十二蚊正啦！

我豈是真的在揀午餐……心裏十分焦急，覺得大家都看穿了我在白等人，而且

是等男仔！心想我倒數一分鐘不見人就作罷了；但那一分鐘真像一個月那樣長。心中怪自己為甚麼要答應陌生男子的邀約，另一方面又怪自己嘿你不是想體驗成長嗎？那約會男子吃餐飯是不可缺少的一環吧！但今天是自己的生日，竟然這樣等男子？怎想也不應該。至少不該約在飯堂！而這個飯堂那麼的「大」，還是「獨一無二」，學校所有人包括導師和職員都會湧到這裏來。唉，真是大錯特錯……後來同學都開始吃了，我去加入又不是，繼續等又不是。

過了不知多久，我沮喪地走到飯堂對開只挖了個大坑的游泳池那邊，竟看到有工人挖出一個墓碑。工人不慌不忙，像是見怪不怪。我感到背脊一涼，想像泳池的位置是不是傳說中的亂葬崗。

不過墓碑出現，馬上令我的尷尬感盡消，忽然瀟瀟灑灑地一個人走去圖書館。最近我真覺得自己有點奇奇怪怪。

今日金句：約會不要站在某個地方等，尤其人多的地方。

後記

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之前是空堂，一早已在飯堂的角落霸了位，但他低頭看

notes 忘記看時間，到了記得看鐘已發現要上堂了。

那是後話了。那天，我和他都沒有吃午餐。我一肚子氣，他一肚子有甚麼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是的，我的生日已過了，我已不再是十九歲了，正式展開二字頭的人生了。生日去看亂葬崗真是大吉利是。希望明年的生日，不會再是這樣度過。

一九九五年十月三十一日

早上有微風，晚上有陰風，陣陣。

外國的萬聖節 party 在香港仍未流行，只是今天不知誰提起，說不如今晚九點上完日文，大家一起食宵夜順便講鬼故。

生平最怕聽鬼故，不喜歡看恐怖片也不看鬼書，但眾人都覺得真是好主意，興高采烈地在說地點和細節，連日文課都上得特別精神。

我沒說甚麼，打算下課時趁大家不留意就馬上走人。誰知同學一直拉著我，我不想刻意離群，唯有硬著頭皮跟大家一起。大樓間已沒有人在上課，飯堂早已關門，大家不想動身去新墟或元朗了，便索性就地在游泳池邊齋講。

怕鬼是天生的嗎？怎樣才可以不怕鬼？我想像出一張 bingo 卡，他們一定會說到「亂葬崗」、「長髮女子」、「後樓梯」、「鬼影」、「哭聲」等幾個例必會出現的字眼。單是想像幾個詞語已令我不寒而慄。

忽然有人說泳池的形狀根本跟放棺材的墓地是一樣的，又有人說那即是自挖墳墓然後讓人跳進去，有人開始說山上藍地水塘很猛，其實你們不知道，學校的前身是越南難民禁閉營？錯錯錯，再前身原本是英軍駐守的軍營，後來變成唔咯兵的營地，

即是尼泊爾軍人呢，八十年代才改為越南難民中心，「第一收容港」嘛，五、六年前

最高峰時期，這裏塞了四千多個難民，環境可想而知，有沒有病死餓死或被打死的？聽說也曾經傳出不少恐怖的事。之後難民營關閉，政府想發展虎地，虎地中村被迫遷，就是學校旁邊那條已經半荒涼的村呀，找一天我們該去探探險，大家看看山邊那麼多的山墳，要發展這區，被毀被拆的墳墓有多少？最恐怖是飯堂隔離那大樓旁邊，傳說有一個義塚和永別亭。義塚呀，江湖人士無處葬身就葬在義塚。永別亭呀，供人停屍，或埋葬完拜祭完休息用的……一到夜晚……

大家都不禁向大樓那邊望過去，這時B大叫一聲，嚇得我和幾個女生尖叫起來，眾人粗口四起。

傳說傳說，怎可以當真？如果這真的是嶺南的前身，也算是學校非常重要的歷史呀，為甚麼開學那麼久從沒有人提起？

講學校歷史？你以為我們還在會考，修了中史西史？現在誰有責任去告訴你這個地方發生了甚麼事？系教授沒責任說，其實可能校長也不知道，他坐在行政大樓那邊冷氣房，會不會關心建築物的前身是甚麼？倒不如關心如何幫學校升格為大學，收生收支平衡等等？那麼學校管理層是否也應該至少向學生提及？如果開學禮上講義塚講鬼故，肯定所有人都好精神！

忽然遠處一對奇異如閃靈的兩顆燈光在搖動，大家都心跳急升。再細看原來是一隻貓，一隻黑貓。也好也好，有人說黑貓能辟邪，甚至是好運降臨的象徵，你看《魔女宅急便》的吉吉就知道。

突然保安出現嚇了我們一跳。說我們不准進入未完成的工地，大家便一哄而散。

那晚我和C一起搭了9M返荃灣，車程上除了剛才的鬼話題，也多說了自己家庭狀況。一程車後，浮起了中學時代的那種「姊妹」感覺。

曾經發生的不能改變，軍事用地、難民營、古老的村落，都是不可抹煞的歷史，本來就沒甚麼可怕，只是故事與傳聞屬真屬假？所謂的民間歷史是誰編出來的？

明年宿舍落成，沒住過宿舍就等於沒讀過大學，但我有沒有入住的勇氣？

或者終有一天，我們會勇敢地去看清楚那到底是義塚還是普通石碑一個，是永別亭還是以往村民乘涼用的普通涼亭。畢竟今天我選修的政治科的教授介紹我們看一本書叫《不可靠的新聞來源》。

原來新聞也有不可靠的，真是聞所未聞。

後記

後來B去探路，能到達傳說中的義塚和永別亭的路已被學校用鐵閘圍封起來，重重深鎖，想要開闢探險，「請聯絡校務組」。